### 蓬莱奇案

#### 人物

上官婉儿：花旦，蓬莱县令，心思缜密，聪明睿智

乔泰 ：小生，衙司缉捕，帅气勇敢，武艺高强

卜凯：老生，河西船主的账房先生，理财圣手，放浪形骸

玉珠：花旦，王立德相好，心地善良，提供线索给上官婉儿

顾孟平：小生，蓬莱大船主，阴险毒辣

#### 故事梗概

上官婉儿受武则天指派，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调查原县令王立德遇害一案。

上官婉儿听说王县令死后一直阴魂不散，时时在宅院游荡，似有无穷冤屈未伸，与衙司缉捕乔泰一起去王县令遇害的卧房查看。一个月前早衙眼看升堂，王县令却迟迟未起身，衙役将房门撞开发现王县令已经倒毙房中。乔泰说王县令有烹茶的雅趣，卧房的紫铜锅、茶炉已经洗刷干净，茶叶也无毒药，因此上官婉儿疑心有人在茶壶里投了毒。

上官婉儿仔细检查卧房所有物品，突然她的眼光扫到了梁檩上，梁檩满是尘灰但新刷的油漆却奕奕有彩。乔泰也发现一本小小的绢面簿册，里面是一串串的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

上官婉儿和乔泰来到“陶朱居”，刚进来就有一位长相斯文瘦骨嶙峋的吃客相邀。原来此人名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新雇佣的账房，豁达放浪，喜爱作诗。上官婉儿询问卜凯有没有跟王立德打过交道，卜凯说王立德生前有个相好，名叫玉珠，两人才子佳人十分恩爱，自王立德死后玉珠便闭门不出。卜凯提醒婉儿，近见番客的货船深夜来往频繁，有时船舶虽挂番邦旗号，舷桅边站的却是唐人，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婉儿安排乔泰近几日盯紧货船。

上官婉儿亲自去玉珠住处敲门拜访，玉珠开门后起先不信，要轰她出去，上官婉儿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符信，交与玉珠。玉珠认得官印，忙迎了婉儿进屋，从隅角的箱笼里取出紫绫面的包袱交给婉儿。两人打开包袱，里面是一个黑漆木盒，盒盖珠嵌玉镶，十分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内里却是空的，盒内所藏被人偷了！突然“嘭”的一声，屋门发出一声响，两人猛的一惊。玉珠壮着胆去看视，发现是外面起风了，这门刚才没关合。婉儿端起茶杯，茶水上浮起一层灰粉末儿，突然她想到了王立德被下毒的手法。

婉儿带玉珠回到王县令卧房，用小刀轻轻地刮横梁下方的朱漆皮，发现是蜡。原来是歹人利用王立德新沐油漆之机，在横梁下端钻小孔藏入毒药，用蜡水封合，几日后蒸气融化蜡水，毒药末撤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这时，乔泰也来找婉儿，他在一艘顾孟平的货船上发现之前在白云寺看到的十几根旧禅杖，心中不由狐疑。婉儿拿起禅杖细细查验，竟然有金粉，又想到木盒上的金色细竹节，想到两者可能有渊源。乔泰说明日半夜子时三刻白云寺举行庆典，顾孟平捐财的一尊无量寿铜佛，启程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婉儿觉里面必有蹊跷，跟玉珠和乔泰约定明天一起去白云寺。

东门外日落时分起便亮出一片灯火，百姓早就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启行庆典，一时万人空巷。婉儿、玉珠和乔泰来到白云寺天王殿，殿内巨烛高烧，中间搭起一座高台，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顾孟平拿起大觚递给婉儿，请婉儿首礼。婉儿步上高台，说“听闻铜佛铸作时选料不精，疵暇很多，为维护白云寺和蓬莱县声誉，传命匠工复验。”乔泰跳上高台揭去坐佛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射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婉儿高声宣道：“这尊寿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用黄金，传命拘押顾孟平，静候审理”。

原来顾孟平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船运来，铸成无量寿佛，借移座白马寺之机偷运贩售。婉儿指控顾孟平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正想抵赖，玉珠站出指认，修复梁檩的人正是顾孟平介绍带来的。

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乔泰有一事不明，问婉儿卜凯这个人很奇怪，他究竟是谁。婉儿哈哈大笑，走到卜凯面前说：“本县若是没有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度支郎中、王立德的哥哥，王元德先生吧。”原来他为了替胞弟报仇，假扮成卜凯来到蓬莱县暗中查访，同时假扮成死去的王立德的鬼混，将人吓跑来县衙搜查证据。

#### 剧本

##### 第一场 卧房查探

**时间：日**

**地点：王立德遇害卧房**

**人物：上官婉儿、乔泰、王立德（卜凯）**

**（幕启：上官婉儿与乔泰神情严肃）**

**上官婉儿（唱）：**名门闺秀入朝堂，诗书韬略腹中藏。奉旨蓬莱查奇案，抽丝剥茧寻真迹，不破此案不还乡。

**乔泰（唱）：**乔泰生来命苦寒，自幼练就浑身胆。刀枪剑戟样样全，衙司缉捕担在肩。今随县令把案探，有我在旁保周全。  
**上官婉儿**：乔泰，当日王县令遇害情景，与我细细讲来。

**乔泰：**是。那一日早衙眼看要升堂，王县令尚未起身，房门锁着，敲门也不见回答。我心中不由着急，将房门撞开，见王县令已经倒毙在房中，早没了脉息。仵作说，王县今是中毒而死，约莫死在半夜。

**上官婉儿（指着紫铜锅茶炉等物）：**我看桌上喝茶之物俱全，莫非王县令生前有喝茶雅趣？

**乔泰：**王县令于这吃茶之道，最有讲究。从茶炉生火，提水注入紫铜锅到茶壶泡开，事事躬亲，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个儿自斟自啜，乐在其中，旁若无人。

**上官婉儿（仔细观察）：**这紫铜锅已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验了，并无毒药，想来是有人在王县令的茶壶里投了毒。只是，这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呢？

**乔泰：**这茶炉既是靠了一扇槛窗，会不会是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杆将毒药吹入烧茶的紫铜锅中？

**上官婉儿（走到窗边细细查验）：**从积的尘土来看，这窗户至少半年没打开过了。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启动。

**上官婉儿（唱）：**蓬莱城头风萧瑟，冤魂泣血案难遮。圣命如山查真相，蛛丝马迹岂容它？**（沉思抚茶炉）**茶香犹在人已逝，毒从何来费思量。

**上官婉儿：**乔泰，你与我细细搜查卧房。

**（上官婉儿观瞻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乔泰仔细清理书架上的书，打开某一本书时掉下一张纸）**

**乔泰（上下观察，唱）：**书卷蒙尘案未凉，簿册忽现字几行。数字密密如蛛网，年月分明藏端详。**（快步走到上官婉儿面前，递簿册）**大人且看此物蹊跷，似与命案有关联。

**乔泰：**大人，这簿册内似有王县令的字迹。

**上官婉儿（接过一翻）：**是一串串的数字，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

**乔泰：**最晚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怕是王县令死前最后的手迹。

**上官婉儿：**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

**乔泰：**这簿册夹在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时掉了出来。我看上面有字迹，想来有用。

**上官婉儿：**这上面的数字与日期虽一时不明奥妙，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便是有用。想来与他的死因大有关联。你小心存放了，带回衙斋去细细琢磨。

**（两人继续搜查卧房，突然上官婉儿眼光扫到了梁檩上）**

**上官婉儿：**乔泰，为何房梁满是尘灰，但是油漆奕奕有彩？

**乔泰：**是王县令下令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添刷了一层新漆，

**（灯光全灭，阴森恐怖的声音想起，王立德走上台来，穿一件浅灰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个顶髻，左颊上有铜钱大小的斑记）**

**王立德（唱）：**寒夜孤魂泣血鸣，歹人毒害断生平。茶炉犹在冤难雪，盼得青天破幽冥！

**上官婉儿（呆住）：**乔泰，他是谁？

**乔泰（声音几乎带哭）：**他，他，他正是冤死的王县令王立德啊！他一直阴魂不散，没想到今日被我们撞上了！

**（大风忽起，木叶乱响，隐隐听到门槅的开阖声）**

##### 第二场 酒楼遇友

**时间：日**

**地点：陶朱居**

**人物：上官婉儿、乔泰、卜凯、顾孟平**

**（幕启：酒楼喧闹，卜凯独坐，酒壶斜倾。上官婉儿和乔泰步入酒楼。）**

**乔泰（拉着婉儿出去）：**大人，看这帐台水牌，一席酒菜要抵我们半个月的俸银呢。

**上官婉儿（笑）：**无妨。

**卜凯（拿酒壶步上前来）：**两位大人，陪鄙人喝两盅吧。

**乔泰（皱眉）：**客官素昧乎生，如何相邀？

**上官婉儿（笑）：**无妨。

**（三人坐定）**

**卜凯（捻须一笑）：**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是衙门里做公的。

**上官婉儿（笑）：**阁下果然好眼力，不知阁下是谁？

**卜凯（唱）：**河西船业叶家门，账房经纪我卜凯。钱银账目掌分明，器械采办匠薪裁。闲来诗酒趁风流，赏遍蓬莱十二楼。文友义友利皆友，胸中无芥自悠游！莫道老朽形骸浪，肝胆能照月如钩！

**上官婉儿（笑）：**先生果然诗酒风流，在下请教，阁下久在蓬莱，不知蓬莱前任王县令风评如何？

**卜凯（微微一笑）：**这位就是新任上官县令吧？

**乔泰（惊）：**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

**卜凯（眯眼打量，唱）：**夫人眉间藏英气，步履沉稳非俗流。若要问案寻线索，何须乔装费筹谋。

**上官婉儿（坦荡，唱）：**先生慧眼如明镜，本县查案需坦诚。王公惨死疑云重，还望高士指迷津。

**卜凯（敛笑低语，唱）：**县令生前有红颜，玉珠闭门泪已干。明察暗访里仁番，莫负老夫酒一坛。

**卜凯：**蓬莱近海，河湾海口贸易繁荣，不知上官大人是否去过？

**上官婉儿：**蓬莱物阜民丰，番商往来街衢满，东西南洋客不断，阁下有何指教？

**卜凯（正色低语）：**近见番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

**顾孟平（邪恶大笑，双手拄竹杖走来）：**哈哈哈哈，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几位大人，**（对上官婉儿作揖）：**小民顾孟平见过青天大人。

**乔泰（皱眉）：**你怎么会认得我们大人？

**上官婉儿（皱眉）：**阁下是？

**顾孟平（唱）：**蓬莱湾阔水茫茫，海路长。

**上官婉儿（指着他的竹杖）：**别人拄杖拄一支，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

**顾孟平：**大人不知，几年前修理货船龙骨，不提防一节支骨散了榫头，正打在小民腿胫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接合，撇了这两支竹杖，便如同土偶一般站不起了。

**卜凯（冷哼）：**顾先生来的真巧，我们刚坐下你就到了，像是有人通风报信一般。  
**顾孟平（冷笑唱）：**酒楼本是风月地，何来官府问私船？

**卜凯（凛然甩袖，唱）：**大人行事自有度，何须你来指江山

**顾孟平（怒目拂袖，唱）：**蓬莱水深风浪急，劝君莫要逆舟行。

**顾孟平（说完退场）：**小人命人用七七四十九个日夜刚铸成一尊无量寿铜佛，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送往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上官大人如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小人的无上荣耀。

##### 第三场 玉珠献宝

**时间：夜**

**地点：女子居所**

**人物：上官婉儿、玉珠、乔泰**

**（幕启：房间清冷，玉珠倚门垂泪，忽闻叩门声）**

**玉珠（惊惶，唱）：**夜半叩门是何人？莫不是那索命魂！妾身已绝红尘事，官家速速离柴门。

**上官婉儿：**玉珠姑娘请开门，我是新任上官县令，特来调查王县令被害一事。

**玉珠（半掩门）：**我不认识什么王县令，你回去吧。

**上官婉儿（扒开门）：**等下，我有一物请姑娘过目。**（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符信）**姑娘可认得这官印。

**上官婉儿（温声，唱）：**本县为雪王公冤，特访芳居求一言。朱印为凭心可鉴，还望姑娘开恩典。

**玉珠（开门）：**上官大人请进。

**（婉儿坐定，玉珠从一个箱笼里取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捧与婉儿）**

**玉珠：**这包袱是王县令交于我收存的，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于新来的县令。我也不甚明白其中情由，只管匿藏着。

**上官婉儿（小心打开包袱）：**里面是一个黑漆木盒，奇怪，为什么会画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是空的）**

**上官婉儿：**盒里所藏被人偷了！玉珠姑娘，王县令说过盘中原藏何物么？

**玉珠（哽咽）：**我也不明白其中情由。当日王县令给我时，语言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防意外之变。

**玉珠（哽咽，唱）：**官印如血刺人眼，旧物蒙尘不忍观。黑盒本是他珍重，如今空空余心寒！

**上官婉儿：**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内里收藏想来应是书信笔札或官衙文牍。

**玉珠：**当日王县令口气，里面所藏必是十分机密。他担虑县衙不严密，故想出这一计来，留个后步，只可借这机密已被人窃去。

**（“嘭”的一声，屋门发出一声响。婉儿和玉珠猛的一惊）**

**玉珠（害怕）：**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

**（婉儿壮着胆出门去看视）**

**上官婉儿（笑到）：**外面起风了，这门刚才没关合。

**上官婉儿（端起茶盅正待要饮，突然面色苍白）：**玉珠！茶水上怎么有一层灰粉末儿！有人在我的茶里投了毒！

**玉珠（大惊，用手指在茶盅边的桌面上轻抹了一下）：**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

**上官婉儿（笑）：**我还疑心是毒药了，吓得我险些儿走了魂魄……

**上官婉儿（突然想到什么，站立起身）：**我知道王县令怎么遇害的了，玉珠，你随我来！

##### 第四场

**时间：夜**

**地点：县衙卧房**

**人物：上官婉儿、玉珠、乔泰**

**（幕启，玉珠举着蜡烛，上官婉儿将靠椅搬到搁茶炉的木柜上，上官婉儿爬了上去，拿着蜡烛细细检查头上的横梁）**

**上官婉儿：**玉珠，你帮我把小刀和薄纸递过来。

**（玉珠照做）**

**上官婉儿：**你再帮我高举起这烛盏。

**（婉儿接过小刀和薄纸，将烛台传与玉珠。一面摊纸于掌心，右手用小刀轻轻地剔刮横梁下方的朱漆皮。婉儿下来椅子，两人在灯下细细的观察刮下来的粉末）**

**玉珠：**婉儿，这横梁上莫非有什么可疑之处？

**上官婉儿（将粉末放到鼻子下）：**这漆皮竟然有鹤顶红的味道。害死王立德的毒药末儿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下到那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的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那横梁的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沐油漆之机，在横梁下端钻了一眼小孔，藏入毒药后，又用蜡水封合，只轻轻沐了朱漆。不消几日，蒸气便融化了蜡水，毒药末即撤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终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

**（玉珠幡然憬悟，点头哭泣）**

**（乔泰进门来）**

**乔泰：**大人，原来你在这。

**上官婉儿：**乔泰，你来的正好，你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匠修沐这横梁的？

**乔泰（想了一下）：**正是王县令死前七日。王县令早有吩咐要沐新漆，那一日番役请来了个漆匠，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番役陪侍监督。记得这漆匠很快便将横梁修沐一新，光彩照人。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

**上官婉儿（急切）：**你可知道这漆匠名姓，住在城中何处。

**乔泰（惊道）：**听番役说这漆匠是一条番船上的，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了来。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

**玉珠（突然想到）：**我知道这漆匠，是顾孟平请来的。那天顾孟平来找王县令，我清楚的看到这漆匠被唐主簿请去卧房。

**上官婉儿：**可看清那漆匠模样？

**玉珠：**看似甚年轻，只是番客妆扮，脸面看不真切。

**乔泰：**大人，我有一事禀报。

**上官婉儿：**哦？请讲。

**乔泰：**我跟着卜凯先生的提示，去河东湾番仁里顾孟平的货船上搜查，竟然看到十几根之前在白云寺看到的旧禅杖。

**上官婉儿（拿起禅杖细细查验）：**这禅杖竟然有金粉！

**玉珠（突然想到）：**婉儿，这木盒上的金色细竹节，是不是画的这个禅杖？

**上官婉儿：**对。看来顾孟平跟白云寺关系匪浅，两边定有黄金往来。

**乔泰：**大人，还有，我今晚去港口，发现番客的货船深夜来往极其频繁，有的船舶虽挂番邦旗号，舷桅边站的却是我大唐子民。

**玉珠：**莫非有不法走私？

**上官婉儿（想了一下）：**乔泰，我命你收着的王县令手迹何在？

**（乔泰从怀里掏出之前的薄册）**

**上官婉儿：**数字密密如蛛网，年月分明藏端详，这手迹到底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呢？

**乔泰（唱）：**货船之上得禅杖，金粉隐现透玄光。

**玉珠（唱）：**那日匠人目凶戾，顾家荐工夜漆梁。蜡封毒孔天衣计，害他魂断茶炉旁。

**上官婉儿（执簿册，唱）：**账目究竟藏何故，番商货船海运忙。明日寺中参典礼，且看奸佞怎躲藏。

##### 第五场 真相大白

**时间：夜**

**地点：白云寺**

**人物：上官婉儿、顾孟平、乔泰、玉珠、卜凯**

**（幕启：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氤氲，里面搭起一座高台，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

**顾孟平：**上官大人亲临典礼，真使本寺蓬荜生辉，小人不胜荣幸。

**上官婉儿：**白云寺的风景果然不错，难怪阁下选这个风水宝地。

**顾孟平（哈哈大笑）：**白云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利。寺后山有着名的佛趾泉，常年奔玉泻珠，淙淙如鸣琴，到铜佛龛下分作两股，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三百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而见我佛，并卧于佛趾之上，醒来乃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六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趾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

**顾孟平（拿起大觚递给婉儿，唱）：**铜佛东去佑洛阳，顾某功德四海扬。请上官大人首礼，共沾佛恩福运长。

**上官婉儿（唱）：**听闻铸作选料差，铜佛坐相疵暇多，本县为维声誉计，传命匠工重复验。

**（乔泰跳上高台揭去坐佛黄绫，佛像发出夺目金光，顿时一片哗然）**

**上官婉儿（唱）：**寿佛并非用生铜，实是黄金铸造成，**（指顾孟平）**你胆大包天走私黄金，妄图谋取不义财。私运黄金违律法，传命拘押顾孟平，本县明日细审理。

**顾孟平（踉跄后退，唱）：**顾某行商十五载，海路通达聚钱财。黄金铸佛本为积善事，怎料官府偏要查根来！**（怒指上官婉儿）**你一介女流逞威风，无凭无据敢诬栽！

**乔泰（扔出带金粉的拄杖，唱）：**黄金细条装禅杖，海外偷运入国境。**（指顾孟平）**你派船运来白云寺，明里寿佛运洛阳，实是偷运贩售忙。

**上官婉儿（拿出空盒，冷笑，唱）：**盒面金竹嵌成双，暗合你禅杖藏金方。你里应外合偷证据，却不想盒盖漏罪行。

**顾孟平（颤声）：**一派胡言！胡言！

**上官婉儿：**你不只组织走私网，狼子野心胆大包天毒死王县令。

**顾孟平（颓然倒地，颤声）：**偷运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委实没有谋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的起？

**上官婉儿（唱）：**蜡封毒药梁上落，害死县令罪难泯！**（转身对玉珠）**玉珠姑娘可作证，修复梁檩是何人？

**玉珠（含泪，唱）：**那日匠人带凶光，自称顾家荐工忙。漆刷横梁夜半去，县令暴毙泪千行！  
**（怒视顾孟平）**你为私利害忠良，天地难容罪昭彰！

**顾孟平（汗流如雨）：**大人，我招，我招……那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是小人手下。不过小人也只是个走卒，背里指使我的是京师的……

**上官婉儿：**住嘴！——明日开审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乔泰。先与我押下！

**（乔泰把顾孟平押下去）**

**（卜凯走到上官婉儿面前）**

**卜凯（拱手）：**上官大人英明神武，小人佩服。

**上官婉儿（含笑，唱）：**先生诗才惊四座，算盘声中藏锋芒。户部度支掌财权，怎会流落蓬船上？王元德大人苦心计，假扮账房查真相。夜半扮鬼惊县衙，只为胞弟雪冤殇！

**卜凯（摘下面具，漏出王立德面容）：**上官大人猜出我是户部度支郎中王元德，真乃巨眼也，只不知依凭了什么猜出我来？

**上官婉儿（笑）：**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我曾去信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杳无信息；二，度支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诼，人人皆知；三，你是个理财的圣手，且是新近才雇聘的。——依凭这三条，我便猜得你这个‘卜凯’正是在逃的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这鬼魂必是生人装扮，这生人又必与王立德县令的死因有关。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即是‘卜凯’装扮，这‘卜凯’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

**卜凯（长叹，唱）：**元德本是户部郎，闻弟惨死痛断肠。易容改姓入虎穴，终见青天照日光。上官县令智无双，王氏一门感恩长。

**玉珠（走向前，唱）：**蓬莱奇案今日破，法网恢恢终难逃。

**上官婉儿（唱）：**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真。为官当存济世心，莫使黎民泪沾袍。

**（众齐唱）：**朗朗乾坤正气扬，善恶到头自分明。蓬莱自此风波定，青天一曲万古铭。